

新来的姑娘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工农学文化补充读物

新来的姑娘

景德镇日报副刊组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工农学文化补充读物
新来的姑娘

景德镇日报副刊组编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)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: 01905

开本: 787×1092 1/50 · 印张: 13/25 · 字数: 6,900

1960年3月第一版

1960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98

統一书号: T7113·229

定 价: (4) 六 分

目 录

新来的姑娘	(1)
年輕的雄鷹	(5)
分秒必爭	(10)
十天工夫	(14)
看半場电影的人	(18)
护炉	(21)

新来的姑娘

散了会，我带着那个新来的姑娘，从车间办公室出来到小组里去。这个姑娘生得矮矮的，胖胖的，是分配到我们组里当练习生的。可是我这两天正在为着完成本月的跃进指标在发愁哩。这个月，小组生产计划翻了三番，眼看着就到月底了，但是计划才完成三分之二。这两天我每天总是起早摸黑地在赶，时间不够用，还要抽出些时间来教这位新来的姑娘手艺，真教人急得慌！

“好吧！”走进小组只有硬起头皮来，把她要学的这门手艺介绍一下，

告訴她沾釉時要先把釉桶里的釉水攪動。我拿起板坯邊示范邊說下去：

“每次只能拿一只坯，必須一只一只地沾上釉水……就照這樣做吧！”她點了點頭，開始干了起來。看她那副認真的神氣，我在暗想：這女孩還不錯，接受能力還算強。

下班後，她忽然對我說：“馮師傅，這樣一只一只地沾釉水多浪費時間呀！要是有個辦法一次能沾上幾個……”我沒等她說完，就截住了她的話：“想辦法？要是有了辦法可找，沒等你現在來說。”姑娘被我一撞，下面的話吞回去了，那圓圓的臉蛋上泛起了一層紅雲。

第二天，天剛亮，我一走進車間就發現釉桶的位置變了。“怎麼，是誰這樣擺的？這怎麼能沾上釉呢？”我開始

冒火了。正准备找車間主任查問个究竟，劈面碰上了那位姑娘走了进来。

“馮師傅，你早啊！”沒讓我開口，她便拉住我的手高声地說道：“馮師傅，你來看看，我昨晚花了一夜工夫赶做了一个沾糰工具，試驗了一下，还可以。”停了一下，又帶笑地补上了一句：“不知道你看了行嗎？”

我这才明白糰桶原来是她移动的。要不是考虑到她还是昨天才来，我早該发脾气了。这时，我只有勉強地跟着她走到糰桶边，火气仍悶在肚里，准备看了再說。

我沒注意到她嘴里在解釋些什么，只是一心看她手里操作的玩艺，又灵巧，又簡單，一忽儿一板坯全沾上了糰。

“再来一板湊。”我几乎不相信

自己的眼睛。不知是沾到几板头上，我发现身后被一些同志们围满了。“你们知道这叫什么沾釉法吗？”我高兴地向大家问了一句。

“老冯呀，恭喜你，现在不愁月底完不成跃进指标了吧！”

“嘿，这是谁想出的好办法，比手工沾釉起码快了十倍！”

“当然是老冯师傅囉！”不知是谁这样说了一句，我的耳根子不由一阵又一阵地火辣辣起来。

“不是我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新——来——的——姑——娘。”我用缓慢的声调说着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看那位姑娘，发出惊异的赞叹声。

（新 苗）

年輕的雄鷹

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，全場職工的視線都集中在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身上。他，一張黧黑的臉孔，兩道粗厚的眉毛，把一對黑溜溜的眼睛襯托得更為有神。他從人羣中隨着掌聲走上講台，象是有些害羞，但又帶着幾分自信的神氣。人們都認得，這是燒煉車間的猛將——小梁。

“你是個好同志！”黨總支書記把獎品交給他時說。他緊緊地握住書記的手，激動得半天才把一句話說出口：“書記！這是黨的教育和培養……”

提到小梁，人們都不禁回憶起這

样一桩事情：

农历正月底的一个晚上，烧炼車間第三組正在烧“大水窰”（新砌的窰第一次烧）。当窰柴烧到两百来担的时候，天空驟然烏云滾滾，窰肉里团团青烟一冒出口就一边倒了，就象条青龙在烏云里穿过似的。烧炼技师不时地看看火色，不时又跑到外边看看天色，心里非常焦虑。眼看狂风暴雨就要来了，可是新砌的窰肉沒有烧結，怎么經得住暴风雨呢？嘴里喃喃着：“真是天老爷光捏痛脚……”

刹那間，雷电交加，风雨齐到。全組的人沒有一个不在焦虑。这时，小梁独自站在黑暗的角落里，从連續几陣閃电的白光里，可以看到，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着老技师的脸色，就象一个新兵在靜候指揮員的命令似

的。

“不好！”老技师喊了一声，就往后面窑窗边跑去。小梁马上也跟了上去。老技师看到屋瓦被窑砖打了几个大洞，又看到窑窗上端塌了一个三四尺长的大缺口，他焦急地做着手势，对大家说：“风雨要是不变方向，而且还是这么大，剩下的瓷器就很难保住了……”小梁没等他说完，就抢着说：“我们赶快爬上去，把那边的砖往外拨掉，不就可以了吗？”

老技师虽然承认这是个办法，但感到这样大的暴风雨，人要是爬到那么高的地方，那可多危险！他对小梁说：“就怕窑砖把自己打坏了。”

小梁来不及考虑许多，随手捞了根扒钩（扒乌煤用的铁钩），说声“我去拨一拨”，就踏上窗梯。在老

技师和大家連喊“小心呵！”“注意呵！”的声音中，小梁就象一枚鋼針似的插进了狂风暴雨，和风雨开始搏斗起来。

轟轟的雷声成了“战鼓”，閃閃的电光成了“手电筒”。小梁高举着扒鉤在窗口摆动，窑砖随着扒鉤在空中飞舞，每閃一次电，窑砖就縮了一路。

风雨越来越凶狠地向小梁扑来，小梁感到手里的扒鉤越来越重，双脚就象悬了空似的。他感到一陣头重脚輕……

当小梁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雪白的被单上，床前站着書記、老技师和組里的工人。他没有容同志們先开口，就問：“窑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一切很好。”

.....

又是一陣热烈的掌声，小梁从台上走下来了。当他经过人们身旁的时候，大家都争着和他握手，祝贺他在大跃进中立下了功劳。

(冰 青)

分 秒 必 爭

天上下着傾盆大雨，公路上的行人紛紛躲在路旁茅棚里。小李和金根合推着一輛裝滿了煤炭的獨輪土車，仍然跑在搶運大隊的最前面。小李一邊喘着氣，一邊對金根說：

“金根，我們也到茅棚里躲一躲雨吧！”

金根抬頭朝灰白的天空望了望，見雨越來越大，心想後面的人也一定會停下歇歇，便放下了車子和小李一道鑽進了狹小的茅棚。

“陳師傅和水娥在後面不知道淋到雨沒有？”小李一面擦去臉上的汗

珠和雨水，一面問金根。

“不会淋到雨的，刚才下大雨的时候，他們正走到后边几幢大房子的地方。”金根說着，又把头伸到棚外向来的路上望去。这陣雨真不小呀，雨点落在地上溅起的小水沫，象浓烟似的騰起，路旁的水塘也翻起无数水泡。

在小李和金根第三次把头探出棚外张望的时候，发现陈师傅和水娥推着一土車煤炭向茅棚走近了，这使小李和金根感到意外。不知怎的，他倆不約而同地說了声“快去接吧。”他倆同时跳过了棚口的水溝，直向陈师傅的那輛車子奔去。

“陈叔叔，我們来推，你和水娥赶快跑到前面棚子里歇歇吧！”小李又說又做着手势。金根也忙說：“水

娥，把繩子給我來拉！”

陈师傅笑了笑說：“不，要躲雨我們早就躲在后边大屋里去了；我們就是斗雨來的。”他揚了揚頭：“你們还是快跑回茅棚去吧！”

陈师傅推着車子繼續在大雨中飞奔，小李和金根跟在車子旁边跑，显得有些尷尬。水娥本来也不想說話，心想一口气把車拉到厂里；但当她看到前面茅棚門口放着一輛車子时，她就冲着金根說：“看你們，雨不停还不打算走吧！”

“我們是想过了这陣大雨再走呀。”

“你怎么沒想到我們厂里正等着煤呢？”水娥的話显得有几分严肃，金根和小李听了脸上刷地紅了起来。小李还想解釋一下，金根便抓起自己

的車辦嚷道：“小李，来吧！赶上去！”

陈师傅见这两个年轻小伙子推起了车子，便兴奋地放大声音朝他们喊着：“快吧，咱们还得赶第二趟呀！”

雨，仍然下得很大，公路上装满了煤的独轮土车却在“吱哑吱哑”地唱着“分秒必争”的前进曲。

（山 哨）